

Blossom  
风华

最纯美的青春文学，最动人的年少情怀

THE SEVENTEENTH  
NEW CONCEPT

第十七届  
新概念作文大赛  
获奖者范文 **小说** 卷

涂山乔 / 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THE SEVENTEENTH  
NEW CONCEPT

第十七届  
新概念作文大赛  
获奖者范文 **小说** 卷

涂山乔 / 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第十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范文·小说卷 / 涂山乔  
主编.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5.5

(风华)

ISBN 978-7-5548-0649-4

I. ①第… II. ①涂…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87383号

图书策划: 李 鹏

责任编辑: 陈定天 蚁思妍 王楚乔 周 荀

责任技编: 杨启承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封面图: 小 童

插 图: Chris橡小米

## 第十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范文·小说卷

DI SHIJI JIE XINGAINIAN ZUOWEN DASAI HUOJIANGZHE FANWEN XIAOSHUO JUAN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南村村东兴工业园)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本 8插页 14.75印张 295 000字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649-4

定价: 28.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mailto: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 目 录

## 第1章

### 你在云端

- |                 |    |
|-----------------|----|
| 把灯关掉好吗 / 梦鲤     | 1  |
| 影子 / 媛戈         | 2  |
| 你看到的我是寂静的 / 林丽茹 | 14 |
| 你在云端 / 董辛白      | 23 |
| 不良 / 王家明美       | 37 |
|                 | 53 |

## 第2章

### 惊鸿照影

- |               |     |
|---------------|-----|
| 待绾归 / 林丽茹     | 61  |
| 桃花剑 / 步川      | 62  |
| 泥上青苻 / 马文钦    | 77  |
| 花葬 / 媛戈       | 87  |
| 三段孤独 / 步川     | 95  |
| 犹似惊鸿照影来 / 林丽茹 | 101 |
| 欲对鲛人诉相思 / 张翠凤 | 110 |
|               | 120 |



第3章

结局至此

127

病 / 段立文

128

结局至此 / 温存

141

时光延长线 / 叶盲盲

150

一路向暖 / 夏寻

167

羽毛 / 步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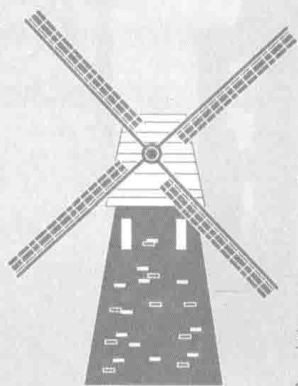
175

第4章

以邻为壑

小甜葱油饼 / 久郁	185
枯萎一九六九 / 李胜法	186
贾甄谨 / 徐同亮	197
伤心马戏院 / 陈培芬	214
以邻为壑 / 侯蕴珠	222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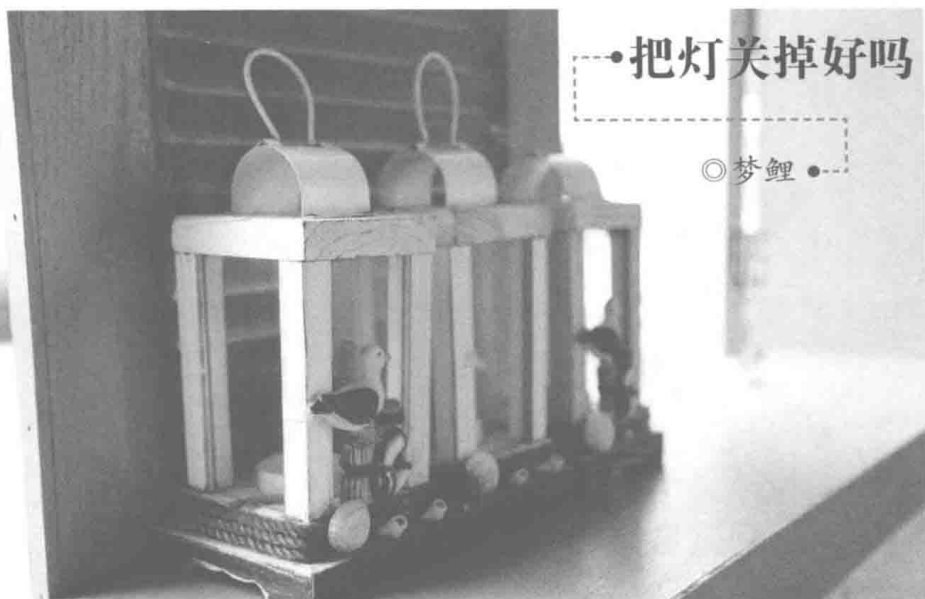
17

Blossom  
风华

第十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范文·小说卷

## 第1章 你在云端

把灯关掉好吗 / 梦鲤	2
影子 / 媛戈	14
你看到的我是寂静的 / 林丽茹	23
你在云端 / 董辛白	37
不良 / 王家明美	53



•把灯关掉好吗

◎梦鲤◎

但爱这个字——  
这个字在逐渐变暗，变得  
沉重和摇摆不定  
并开始侵蚀  
这一页纸  
你听

——雷蒙德·卡佛《爱这个字》

所有的情绪堆积在一起，找不到合适的宣泄方式。

微来安静地坐在副驾上，看着窗外快速后退的层峦叠嶂。它们被夜色染成浓稠的深蓝，显现出紧紧相依的孤独感。昼木先生在开车，他喝了一点酒，本来不应该坐在驾驶座，但与从未碰过方向盘的微来相比，显然还是他开车更合适。



深夜的国道昏暗沉默，车平稳地向前行驶着。电台应景地放着《加州旅馆》。昼木先生只顾往前开，他们要去看一场演唱会——是叫“ONE NIGHT ONLY”还是“ONE ONLY NIGHT”呢，那是微来喜欢的乐队，他记不太清了，酒精让他的脑袋昏昏沉沉。

“前面有个弯道，你还不转弯是想要跟我殉情吗？”微来说着打开了一罐啤酒。

昼木先生一踩刹车停在了弯道边缘，看见前面一两米的地方是造型诡异的栏杆，栏杆外是漆黑一片的山渊。

微来转过头来看他，晦暗的光线在她的眼睛里流连：“还去看吗，演唱会？”

昼木先生没有说话，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将她拉近吻了她。

## 二

刚搬到郊区那边的出租屋时，整间房子里唯一的家具就只是一个硕大的衣柜。那是上任房客的历史遗留，因为体积实在太过庞大，想要搬走就必须拆开来。那位不知名的上任房客想着与其拆分、搬运再组装，还不如就让它完好无损地留在原地。

房东太太在他们来看房子时特意介绍了这份馈赠，但微来和昼木先生最终会选择这间房子并不是因为衣柜，而是因为厨房。

微来喜欢干净狭窄有巨大窗户的厨房，这对于她来说比客厅是否向阳、厕所的抽水马桶是否真的能够抽水来得更加重要。微来不会做饭，昼木先生也不会，可这并不妨碍她对厨房的喜爱继续失控下去。所以当看到这所房子里有满足她一切要求的厨房时，微来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下了决心要住在这里。昼木先生也完全由着她来，没有和房东讨价还价就直接付了定金。

搬去郊区是医生的建议，微来的身体状况已经糟糕到了连空气都要挑剔的



地步。外表虽然看不出，但微来自己明白，那些病变的细胞在身体内部恣意生长堆积，只等待着负荷到极值的那天，砰的一声炸响，把她撕得粉碎。

搬进出租屋的日子定在晴朗的周日。搬运行李，订购家具，打扫房间，午餐就坐在地板上解决，团团转忙下来一直到下午六点。事实上以微来的状况她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可她只是想和昼木先生待在一起，而昼木先生也是一样。

但直到打扫完他们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房子里没有床。

“要不先住酒店吧？”昼木先生提议道，“等订的床送来了再搬进来。”

微来想了想，摇摇头。从行李里把被子抱出来，扔进已经擦干净的大衣柜里，敲敲柜门说：“床送来之前，先睡这里吧。”

“睡在衣柜里？”昼木先生不确定地问。

“睡在衣柜里。”微来颌首。

昼木先生不再说什么，只是弯腰钻进了衣柜，里面并不宽敞，但长度却足以容下他双腿伸直地平躺下来。“看起来还不错。”昼木先生在里面说。微来也钻了进来，趴在他怀里。

容纳了两个人的衣柜逼仄拥挤。昼木先生伸出手臂拥住她。微来揽住昼木先生的脖子，把脸埋在他胸口闷声笑了一阵，然后换了个更加舒服的姿势，轻轻闭上了眼睛。

### 三

国道上一片沉寂。昼木先生把车往回倒了一点，退出弯道停在了路边的狭窄空地上，外面依旧是空旷的山谷，但这里的栏杆们比起弯道那边的显得完整了一些。夜空里为数不多的几颗明亮簇新的星星就挂在挡风玻璃外面，似乎在试图引诱它融入山峦。

演唱会大概早结束了，音响上的时间显示已经凌晨三点。微来和昼木先生

心知肚明，他们赶不上这场演唱会，从一开始就知道，但他们依旧开着车驶上了国道。

没有原因，也说不清究竟想要做什么，但那份预感如同对于演唱会的感知一样清晰。他们只需不停往前行驶，朝着目的地行驶，至于是否能够到达，会不会错过演唱会，有没有雨水，能不能吃到松软的奶酪芝士球，都没有关系。他们什么都不在意，只是需要一些逃避，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逃离。

“要下车去走走吗，沿着国道走一小段？”昼木先生停好车之后问。

微来摇摇头，坐着没有动。她又开始有一点疼，因此咬住了下嘴唇。昼木先生翻出止疼药和水递给她，但她只是轻轻推开。

“跟我说说你为什么会喜欢上我吧，”微来垂着眼，“挑好一点的那一部分说。夸大其词一些也没有关系，我现在忽然想听听甜言蜜语。”她侧过头来，看着昼木先生。

在身体没有被查出问题之前微来和昼木先生住在交通便捷的市中心，他们那幢公寓楼下不远处，有着一家非常受人青睐的面食店。“受人青睐”这个词同时建立在“食物美味”“价格公道”以及“分量十足”的基础上。店主是口音奇妙的外地人，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人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但这并不影响他制作食物的水准。

微来和昼木先生去吃过一次，对于他的海鲜面赞不绝口，并且这也是因为他们仅仅点了海鲜面——如果点了牛肉面的话，大概也会觉得牛肉面美味，微来对此确信不疑。同理，就算是鸡汤面也一样。

光是一种面的美味就足以令人信服，其他种类的面一定同样诱人，那么也就可以反推过来，明白海鲜面的吸引力。可事实却是，在那之后，微来再也不愿踏入那家小店了。



“不是说很喜欢吗，为什么不想再去了？”昼木先生问。

“是很喜欢没错，可他的分量实在太多了。”

“分量太多？”

“对啊，上次不是也没有吃完吗，我和你。明明点的是最小份啊，可那碗面端上来的样子，就像是在说‘咦，最小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明白啊’，这样慷慨真的不会亏本吗？”

“可这也不能算作讨厌一家店的理由吧——因为它的分量太多？”

“我一点也不讨厌那家店啊，说了嘛，我很喜欢它。可就是因为喜欢它，所以不会再去了。”微来露出苦恼的表情来，“如果常去的话，每次都吃不完，剩在碗里。老板收拾桌子的时候看见了会很伤心的吧。心情被影响了的话，做面时就会走神，做出的面就不够美味，这样顾客就会减少。于是之前的顾客和那些本来即将成为顾客的也就不打算去了，老板因此心情更糟糕，面条更加不美味，顾客就更加少。长此以往恶性循环下去，会害那家店倒闭也说不定。”

昼木先生失笑：“哪有那么严重。”

“就有这么严重。”

“那我给你打包回来吧，这样老板就不会知道我们没能把面吃完这件事。”

“唉？”微来歪着脑袋想了想，“这倒是个好主意。”

昼木先生笑着问：“那么这次还是要海鲜面吗？”

“不，这次换云吞面好了。”微来抱住沙发上的抱枕，弯起眼睛表露出期待。

有过一阵子，昼木先生的朋友们曾向他抱怨他的女友有些过于冷漠。的确如此，微来在大多时候都显得很疏离，仿佛与人的距离感与生俱来。对于不

太熟悉的人来说，第一次见面往往觉得她温柔和善，但之后又会立即觉得这份温柔和善其实是某种冷漠的变体。这种感觉很明显，因为她对大多事情都漠不关心，会亲切地对待每个人，却根本记不住他们的脸和名字。

但昼木先生明白，她其实本质上敏感又柔软，并且在某些方面有着固执的善良和真诚，只是这些特质她很少表露。想要了解她的人看起来很多，但真正了解的人却很少，她在用一种特殊的自我封闭的方式保护自己 and 他人。关于面店老板心情的复杂联想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害怕关系确立后又破坏，会产生更大的伤害，所以干脆就不去建立关系。担忧失去因此别无所求。

这的确是微来的作风。不太讨多数人喜欢，却着实是昼木先生最最喜欢她的一点。

#### 四

病患们对医院都或多或少有着抵抗的情绪，当然不只是病患，健康的人也一样。有的人难以接受消毒水的气味，有的人对病毒细菌的恐惧由来已久，还有的人只是单纯不喜欢大片纯白——总之都对医院深恶痛绝。微来也同样不喜欢医院，但没有什么理由。理由这种东西，认真想想大概还是能找出几个的，可是考虑到为了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劳神费力也没有什么必要，于是干脆耸耸肩，把没有理由作为最好的理由。

起初微来在医院住了一周，每天望着窗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昼木先生向公司休了长假来陪她，但也只是把情况从一个人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变成了两个人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种境况很难说清楚，如果是在家里，两个人可以一起坐在房间里，微来看连续剧，昼木先生看书，两个人互不交谈却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并且因此觉得安心。可当这样的情景放在医院里时，就成了两个人因为害怕对方觉得无趣而企图找些什么轻松的话题来聊天，却一个字也说不出的场景。就这样僵持着，尴尬和索然像冷却的琼脂在空气里凝固成一团。



因此，仅仅一周之后微来就再也无法忍受，无论如何都要出院。昼木先生跟微来的主治医师谈了谈，医生也同意她回家休养，眼里满满都是人道主义的慈悲。“待在医院也做不了什么，出院也好，但最好搬到空气好一些的地方住，比如郊区什么的。病人保持心情愉快，这样对她的病情有好处。”

昼木先生点了点头。于是开始在郊区寻找出租的房子。

## 五

“我最终会变成一段记忆吧，你的记忆。”微来把车窗开到最大，国道两旁山峦间的夜风把她的头发撩起来，又温柔地放下。

昼木先生知道她的意思。他们之前一起看雷蒙德·卡佛的《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里面有一段对话：“如果我们俩有谁出了事——请原谅我这么说——我想另一个，另一个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再次恋爱，用不了多久就会另结新欢。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那时微来还趴在昼木先生的肩膀上，用头发蹭他的颈窝。“我也会成为一段记忆吗？”那时她这样问。昼木先生不说话，只是转过头来吻她。

爱这种情感，建立起来很容易，但想要稀释掉也并不难。你所爱的她的样子，是她的脸在清晨醒来时透过窗帘的微弱阳光泛出的洁净的柔光，是她耍赖不肯洗碗时皱起眉带着撒娇的嗔怪，是她蹲在楼道里抚摸猫崽的脑袋时眼睛里的温柔，是湿润的吻，是寒冷冬夜的拥抱。

可当你发现这一切已经被无休止的病痛折磨所代替，她的身体迅速地消瘦下去，变得瘦骨嶙峋，头发开始枯黄失去光泽的时候；当你和她在一起，她大半时间在昏睡，也不再有力气陪你看完一场电影的时候；当她每天都无休止地吞食药片，注射针剂，指尖从苍白到泛青的颜色的时候——那样的时候，要维持这份爱，变得太过艰难——只能用责任感去填补。“爱”这个字，太过于理

想化了，需要用美好的回忆支撑，然后努力让它变得现实沉稳一点。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相互陪伴着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亲密到只要别人想起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就会紧接着想起另一个，仿佛他们是一体的。然后生命很容易便被烙下印记，这个烙印让人们若是日后分别了，割断了联系，关于对方的一切也还是会变成一道隐秘的伤口，混在阅历里，感触里，深深扎根在心脏里。

微来就是昼木先生的那段记忆。他尽力护在怀里不愿这段记忆受到外界的伤害，却未曾料想她会从内部发生崩坏以致逐渐步入消亡。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很难，但想要回避它比接受它更难。

## 六

那天早晨在出租屋的衣柜里醒来时，微来没在身边，昼木先生坐起身喊她：“微来？”

“我在厨房。”她的声音拐过几个弯远远飘过来。

昼木先生套上衣服，赤着脚走到厨房去。微来蜷着腿坐在厨台上，玩着手里的手机，看见昼木先生进来朝他眨眨眼：“早安呀。”昼木先生走过去在她额头上印一个吻：“怎么起那么早？”

“睡不着。本来想趁这个机会给你做顿早餐来着，”她抱歉地指指水池旁边那两个盛着焦黑物体的盘子，“果然还是没天分。”说着给他看手机里的食谱，“我明明照着这个来的。”

昼木先生只是笑着揉揉她的脑袋：“嗯，不怪你。都是食谱的错。”

“我就说嘛。”微来继续翻着手机，“哦对了，‘ONE NIGHT ONLY’下个月有演唱会，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在市中心吗？”

“不，在邻市。我们可以开车去嘛。”

“好。”昼木先生答应她。



如果要用一个词描述自己的话，微来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一无是处”——她不太擅长表达，但她觉得遇到昼木先生是她所度过的半生中最为幸运的一件事。她的厨艺糟糕，脾气也算不上太好，可昼木先生却依旧喜欢她。在患病之前这件事再美妙不过，可现在就显得有些残忍。微来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陪伴昼木先生到更远未来的诺言她注定只能在梦里完成。那种陷在泥淖里无法挣脱的绝望的感受，让人难以接受，但无论如何也躲不开。

她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种缓慢而细微的变化，在寂静无声的夜里，就如同躺在静谧的河流中，生命力跟随河水潺潺流逝，流入孤独无垠的黑暗之地。

对于“死亡”这件事，在健康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确切的概念。心里想着生老病死无非是自然规律，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轮回，不必终日惶惶难安担忧恐惧，但当真正要面对时才能够彻底理解生命所暗藏的无情与恶意。身体机能濒临崩溃时反馈给感官的疼痛让人愈发清醒，越是想要逃，越是逃不开，反被死死缠住。留恋着许多人和许多事，遗憾着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温暖明亮的地方不曾涉足。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清楚地感受到，“大病一场，然后痊愈”和“大病一场，然后死去”，完完全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 七

之前出租屋里的热水器时好时坏，洗上两三分钟水就会变冷，得出去把热水器重新开启一遍才能恢复正常。昼木先生拨了维修电话，但维修工人迟迟没有来。

微来说想要洗澡，昼木先生想了想，让她去洗，自己便站在外面的热水器旁，水冷了让微来告诉他，他就关掉热水器然后重新打开。

微来拿着换洗的衣物钻进浴室，拧开阀门，让温暖的水流喷洒出来。但果然没过多久水就开始变冷。“昼木。”微来喊了一声，外面随即传来开关被拧上、再被旋开的声响。水很快重新变得温暖起来。



就这样，每当听到微来呼唤时昼木先生就重开一遍热水器，他的名字仿佛变成了一个咒语，一个能让冷水变热的咒语。微来在雾气缭绕的浴室里想着昼木先生守在热水器旁的样子就忍俊不禁。笑得很开心，笑得弯下腰去，可是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昼木先生对她越好，越是宠爱，她就越是舍不得离开。可舍不得又有什么用呢，厄运从不理会祈祷与哀求，该来的总还是会来。

泪水随着脸颊滑落，融入温暖的水流后迅速湮灭不见。

时间迈入立秋的那天晚上，本来应该是去看演唱会的美好夜晚，微来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因此不得不回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很快赶来给她做了检查，但检查完之后那个面目和善的医生只是把昼木先生叫到病房外，摇了摇头，说：“你好好陪陪她吧。”然后转身离开。

昼木先生回到病房的时候眼眶很红，微来看见了，但什么也没说。她的身体她自己最清楚。她向他伸出双臂，昼木先生走过去，拥住她。微来环上他的背：“我们去看演唱会吧，现在。我还想喝啤酒。”昼木先生拥着她：“不行，我不能让你……”微来退后一些，手撑在昼木先生肩上，看着他：“我不想在这里，真的。求你了。”昼木先生拼命忍住眼泪不掉下来。他忽然想起那个巨大的衣柜，想起微来趴在他身上时小心翼翼的柔软触感，想起狭窄的厨房，想起被厨房衬得更小的蜷坐在厨台上微来眨眼的表情，想起被烧焦的早餐，想起面食店的海鲜面，这些回忆毫无预警地飞快地窜进他的脑袋，攥住每根脆弱的神经。

沉默了几秒，他说：“好。”

## 八

“我还能看见日出吗？”微来伸出手，隔着车窗用手指在空气里描绘国道远处山峦的形状，假装那里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太阳。国道上回荡着一种平静的